

左岸文丛

走向思维的故乡

单世联 著



海天出版社

左岸文丛

走向思维的故乡

王康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方映灵

封面设计 李公明 施 雪

版式设计 施 雪

左 岸 文 丛
走向思维的故乡

单世联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广东乐昌县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6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8000 册

ISBN 7-80542-853-0/1·202

定价:7.80 元

文丛弁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丛，至少表明着我们在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努力：在各自的学术专业之外，我们渴求着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对人生理想与文化价值的普遍关怀。

世界上所有河流都会有它的左岸。但在这里，“左岸”指的是塞纳河南岸（巴黎人习称为左岸），那汇集在大学、文人的咖啡馆、卢森堡公园的拉丁区。在法兰西文化以至人类近现代历史的语汇中，“塞纳河左岸”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神圣的冲动以及革命的诗意。

我们以“左岸”命名这套文丛，只是表明一种充满敬意和神往的思绪。

写作是一门古老、痛苦的手艺，我们愿意固守它是因为它与思考和情感相联系。有真情便希望倾诉，有所思便希望有所表达，就如同树叶金黄了，总要飘落。

精神的探究无穷无尽。

写作的探究无穷无尽。

“宙斯送来生命之火，余焰还在不断地燃烧”。

李公明 执笔

1993. 8. 10. 广州

目 次

第一辑 反调俱乐部

不要太潇洒.....	3
散文何其多.....	6
为了第一职业	10
想起了青年马克思	15
出钱还不够	19
诗人永远是自由的	24
丹青未许等闲看	27

——为海德格尔所欣赏的凡高

接受视野中的艺术批评	35
面临抉择的戏剧	41
商品的物化与文艺的意义	45
市场经济时代的美学使命	52
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	65
现代文人	71
都市文化的反讽	73

第二辑 沉沉一线

卢卡契与胡风	85
--------------	----

人生的艺术化	93
晚年朱光潜与青年马克思	103
可怜身是眼中人	118
王国维之死与叔本华哲学	130

第三辑 走向思维的故乡

美学, 反抗资本主义	141
一次美学论争的放大	154
天才即疯子	161
作为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的审美	169
艺术难题费猜寻	176
逃避自然	180
如其所是与理应如是	187
等闲识得春风面	191
爱是能够忘记的	195
大于逻辑的精神现象	205
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派	214
哲人的歧途与责任	227
谁是历史法庭的罪人	238
“真正的女人是诗的真正读者”	242
德国的“劳动颂”	246
走向阳光灿烂的南国	254
后记	267

第 一 辑

反 调 俱 乐 部

THE END

不要太潇洒

虽然有礼教长达数千年的约制和挤迫，中国人总难忘“潇洒”。栖志山水、究心玄远的魏晋风度且不说，就是宋明理学的大师们，在方正肃穆之外，又何尝没有一副超然潇洒的面目：一面是森严的社会等级、匮乏的物质环境，另一面是安贫乐道的心理消遥、风神洒落的人格形态，确乎儒道互补，但都回避了生存的暗影，放弃了对真正价值的不懈追求。

潇洒在当今又获得新生态，或许是对稳定繁荣、太平盛世的沾沾自喜、或许是对各种遗憾、怅惘、痛楚的心理排遣，甚至是赶时髦、凑热闹故意“作达”，总之不知从何时开始，潇洒统一了、塑造了现代人的的人生观，各种散文、小品、随笔、文摘都在竞相教导人们如何品味人生、享受生活。至于流行歌，更是把潇洒唱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潇洒的心理过程是不计利害，其表现形态是游戏人间、欣赏世界，它是人类在超越动物本能反应、摆脱欲求功利后趋向审美的人生境界，忘怀得失，超然物表，高举远慕，纵情自恣……谁不向往？确实，在交换关系改建社会秩序、重塑人际交往的当代，潇洒似乎融解了利害计较的冰冷，更何况世事无常，华屋山丘，劳生苦短，到头一梦，人生在世不就那么一回事？半生落魄的才子杜牧就是这样说的：“但将酹酹

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无可奈何之中透出洒落情致。潇洒是智者的选择，也是凡人都应具有的心理防卫机制。

然而当潇洒成为一时流行的人文口号，当男女老少一齐追求清一色的潇洒时，真理和正义、价值和信念似乎便从我们生活中隐退了，认真地生活，严肃的工作也变得可疑起来，“没意义”、“无所谓”、“拉倒吧”使“要一个说法”只是那遥远山村中秋菊嫂子的稚拙行为，潇洒不再是作出真正努力、甚至是悲剧性冲突后的精神升华，而是在生活的表层蜻蜓点水式的游戏；不是在艰苦人生搏击风浪后的成功喜悦，而是无视生存困境、躲避反抗交锋的漂亮遁词；不是我们自己的真切体验，而是那些讲究“生活的艺术”的“大师”们的教导，是流行歌传达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谁都会唱一句“潇洒走一回”，却忘记了早逝的三毛并未看破“滚滚红尘”而自杀。

我记起了尼采，这位上世纪孤独的先知，25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精神上的“超人”使他可以比谁都潇洒，而此时，正值西方历史维多利亚的黄金盛世，富饶的欧洲经过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等半个世纪的折腾之后，仿佛是风暴后的宁静，一切光明，一切乐观，主日讲道的宗教生活，慈善救济的社会风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爱国主义，女权运动、和平、进步……欧洲人喜上眉梢，笑口常开，潇洒地享受文明成果。但尼采偏偏和大众、和时代也和自己过不去，他挟带着狂暴的飓风，有力地、残酷地把自满快活的中产阶级从温暖舒适的鸭绒被中拽起来，推向风暴之乡和无边荒原，指示他们上帝已死，天堂已失，人性其实是悲剧性的深渊，一切志得意满、潇洒自如都不过是

人性颓废的表征，“人性，太人性了”，不能满足于物质的丰满和生活的表面，而要用悲剧、用血、用铁锤撩开存在的面罩，透视人生的真相。20 世纪，当西方人的潇洒已蜕变成“孤独的人群”、“单向度的人”、“没有面孔的人”时，尼采的预告不幸而言中。

不能让潇洒包揽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悲是喜、是快乐成功还是失望挫折，都有其真实面目和具体意义，痴迷眷恋于一物一事一得一失固非高明，但一切都不计较、不执著更会散播一种不诚实、不负责任的人文气氛。生活并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意义和确定性依然需要我们寻求，因此当大家都在摆弄潇洒姿态时，电视中那句广告词倒是一副清醒剂：不要太潇洒了！

1993. 4. 1. 于寄堂

散文何其多

目前文化消费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与明星、武侠、言情、秘闻等等大众通俗读物结伴而行的，是铺天盖地的散文。地摊报刊上大都有散文专版，且是所谓“名人”的；各种分类（按人、按事、按主题、按风格）散文集如雨后春笋，并都与“人生”有关；众多古典的、外国的散文也根据消费口味重新编选、包装洒向大众。不但是作家，而且有各种文化人，甚至压根儿与文学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以写散文为乐事，某教授的文化旅行文集还成了畅销书……情形颇类晚清和30年代，只是时代不同了：晚清小品多是亡国遗老的怀旧，30年是自由文化人的苦中作乐，当代则汇入浩浩荡荡的大众文化潮流：美辞和雅趣一样可以来钱。

散文是地道的散漫之文。大众读物性的“散文”不去说了。相当一批作家，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为散文家，确实外显了我们时代文化的轻松感。在文学系统中，散文历来与诗、小说、戏剧并列，它无需诗的激情和韵律，也无需小说呕心沥血的构思，戏剧的谨严结构更谈不上，作为自由的文体，散文实际上没有美学意义上的形式，随笔、杂文、小品、偶感、甚至日记和情书都属于散文。从而一方面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学士无不可以写散文，大家都觉得写散文特轻松，据说还能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和个人生

活的穷通得失都可写入散文，叙事抒情、写景状物是散文的擅长，就是悲怀哲思、骂街发牢骚似乎也以散文最宜。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说话、会写字，就可以写散文。君不见，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散文新星”？

这自然不是坏事。写散文总比炒股票雅一点，读散文也比看黄色小说有教养，只是在文化市场上，任何好东西只要一“热”就会有另一面，作家和知识分子大举进军散文也非心血来潮。首先有大众文化紧逼在前，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在一个时期已是事实；小说，除非像贾平凹的《废都》那样，否则读者很少问津，出版更是困难；戏剧的危机则日甚一日，曾经吸引过古今中外无数人为之献身的文学，今日似乎已令人齿寒。而散文却可以随缘就俗，信步走向大众生活，只要情致温婉、文笔漂亮，便不难成为粗俗的大众文化的精致摆设和艺术装璜。对于那些心灵深处总是缠绕着古典人文情结而又不愿认同大众趣味的当代文人来说，能够在“衣香人影总匆匆”的现代生活中静下心来，浅斟低唱，发一些人生感喟、记一些逸事轶闻、说一些机智尖刻而又不失调侃幽默的话，如果不是营垒溃散之后交械投降的掩饰，至少也是对商品文化、大众艺术无可奈何的躲避，不但可以稍慰良知，似乎也是唯一可行的。

对于读者来说，散文是松弛和休息，由于它没有严格的文学纪律和美学形式，欣赏它自也无需心理转换、严阵以待，人们在茶余饭后，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像听催眠曲似的翻翻散文，或津津有味或一目十行，或莞尔一笑或颌首称是，散文的“散”填补了他们生活的“空”，因此报刊约稿总是叮嘱作者要“亲切”。是的，走出充满竞争的交换市场，放

下机械平淡的日常工作,谁不想听到亲切的话语、看到亲切的笑靥? 武侠使人紧张,言情令人动情,惟有散文,自在散漫,淡而有味,是真正的消遣性读物。

事情便是这样:作家无需精心结撰,读者不用认真对待,双方都是任其自然,随意感发,当代散文失去了文学散文本应承担的批评人生、矫正世风、提高境界的使命,而是顺着你、依着你,永远一副随叫随到的侍者姿态,表面上是亲切自由,实际上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平行移植。如果说“顾客就是上帝”是市场上有利可图的必要原则,那么它在文学上则是不负责任的投机,它不是以完整有机的美学形式来凝冻、累积、散播生命意义和生存理想,不是以必要的、富有美感的文学纪律来约束、塑造、教化人的心理结构和情感方式,不是以坦诚的、严肃的声音诉说真实的思想、沟通闭锁的心灵。以大众需要为取向,必然是放纵、怂恿大众的自然欲求、本能需要,使文学散文本应讲究的纯洁趣味、清澈境界离大众越来越远,使他们永远只有土豆而没有牛肉。认真地讲,目前大量散文无美可言,我情愿读一篇充满教训的理论性、批评性文字,而不愿看这一副“亲切”的尊容。

黑格尔在《美学》中曾憧憬地回顾古希腊史诗时代,那时个人与城邦一体,人性完整独立,是真正的“诗意时代”。近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分离了个体与总体,肢解了人的和谐统一,自由意志,独立性格,严肃理想等等在分工和交换中丧失殆尽,这是最不利于艺术发展的“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不只黑格尔,当时的一批精英人物歌德、席勒、荷尔德林、马克思等都把“散文气味”看作是衰败时代艺术走向没落的标志,对照现在散文成了我们生活中高雅趣味、艺术品

格、潇洒态度的同义语，真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当代生活中艺术消解、诗意难觅，散文气味却随处皆在，如果严肃的文学不是珍藏、保存、滋养这濒临灭绝的诗意和美，而是跟着大众文化去制造散文，我想，总有一天，怕是连散文也写不成了。

1993. 8. 4. 夜于寄堂

为了第一职业

分工严密的现代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选择一种职业，这种选择有时本身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比如做商人的父亲强迫自己有音乐天赋的儿子继承自己的公司而扼杀了一个潜在的贝多芬，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法耶阿本德就认为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布莱希特的导演下做一名演员。这样的误差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分工一方面肢解甚至戕害人的完美天性，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在某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使社会总体得已高效率地运转。

选择一个职业不仅意味着个人以此取得生活资料，也确立了个体在社会集体中的角色，某人是教授，而另一个人是清洁工，即使按其潜能他们也许应当调换一下，但一旦分工明确，每个人都应当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把角色演好，完成这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如果确实发生误差，可以通过社会流动、角色变换来调整，尽量做到人尽其才，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自由的社会体制所允许甚至鼓励的。至于分工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片面发展，则可以通过第二职业、业余爱好来缓解，比如德国科学家大都喜欢音乐，而一些德国工人，据恩格斯说，颇喜欢在晚上读古典哲学。“八小时之外”，不但意味着工作的结束，紧张的放松，也意味可以实现被职业所否定了的全面丰富的个性、爱好、幻想。